

春天里的诗书事件

甘建华



岁月备忘录

东风赠我花千树，我为春天写首诗。“春天奔涌而至”问题美图诗词书法活动，最初只是从一个简单的意念出发，没有想到响应者众，不到十天告竣，并且会吸引这么多的眼球。连旅居海外的大诗人洛夫先生也被惊动，欣然为册页题签，使这个春天的诗书事件，有了更加美妙明媚的意蕴。

话说2017年2月17日，我在浏览微信时，发现一个帖中几张樱花图片，正是粉嫩粉嫩红红白白的花期，落英缤纷，美得惊艳，仿若瀑布一般扑面而来，不但吸引了我的眼球，而且牵动着呼吸与心跳。鲁迅先生《藤野先生》文中有句：“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，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。”这是我最早接触樱花这个物种的记忆，但我迄今没有去过日本。曾经去武汉大学游玩，可惜错过了樱花季节，转道珞珈山，想象“三月赏樱，唯有武大”，心中徒增一份怅然。真正看到樱花烂漫如雪飘飞，是在四五年前的一个下午，衡阳西湖公园夏明翰烈士铜像周遭，生长着几十株樱花树，云霓一样铺陈芳菲，气势非凡，香气四溢，心里顿觉十分欣悦，似有十万分说不出的喜欢。

樱花是春天的象征，“二月草萋萋，山樱花未稀”(唐人李德裕诗句)。凝视这组飞瀑如雪般的美图，我感到初春的微风迎面吹来，空气中有暗香浮动的愉快，脑海中迅即涌出一句新诗：“春天奔涌而至。”奈何近年沉溺于文史笔记的研究与写作，钩沉轶事，品鉴人物，将诗意慢慢磨蚀了大半。于是向东西南北的才子们，发出抒写同题诗的邀请。

正在南岳山上的张沐兴第一个应战：“写一首！不枉你点名！”十几分钟后，发来一首诗：“枯竭在大地上的草木，心已经死了/身体也会变软。/其余的，还在改变植物的属性/活得更像一个人。/一草一木，坚持在爱情的历程/努力奔跑。甚至不需要语言，/直接用沉默熬制的颜色与芬芳写诗。/除了它们，世间从没有诗人/把春天这首诗写到极致。/当春天奔涌而至，/帝国之美，或者神仙生活/一树寂静的繁花才是最贴切的比喻。”

紧接着这个七步之才，吉林葛筱强、郴州解(杨戈平)上场，青海刘大伟、衡阳陈群洲、宁朝华也积极响应。还有来自蒙古高原、现居北京的舒洁大兄，也从故乡老哈河发来截句。七个人多是成名人物，舒洁、陈群洲上个世纪80年代已领风骚，如今英雄未老，宝刀锋利，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。除了葛筱强缘怪一面，我与其他几位均有私谊，每日里微信飞鸿，好不其喜洋洋者矣！最主要的一点，他们的诗歌自动喷薄而出，都有真性情在，故深得吾侪喜爱。

各地诗人闻风而至，比赛着挥洒诗情，一下子便有了四五十首。但我不是以诗为生的编辑，无法承担太多的使命，于是仿竹林七贤故事，就以上述七人的诗作告白登岸。张沐兴说：“如果每个人是一颗有自己光华的星子，诗人更是。那么，这里有北斗的形状。”

孰知这边刚刚平息，又有好事者



《春天奔涌而至》画册封面

说，不要光谈新诗，旧体诗词也不能离场缺席。北大才子、《诗刊》编辑、衡阳人彭敏，最近不是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大出风头，当擂主，夺亚军，掀起了中国新一轮读诗作词的高潮吗？何不借机发力，将新诗旧词揉为一钵，让古韵与新风交织互动，增添新春文坛一段风雅趣闻呢？

想想有道理，也好玩儿，于是向株洲聂鑫森先生发出邀请。这位三十多年前成名于新诗，后以短篇小说“封王”的大家，近年来旧体诗词创作不辍，时有佳构为世传诵。这一回，“三湘暖冬，窗外玉兰怒放得句”，发来一阙《卜算子·春天奔涌而至》：“不是爱风流，只为东君顾。雨雪频删已见春，鼓乐迎亲路。珠簪压青丝，饰佩鸣裙裾。莫笑芳心白玉兰，早盼当新妇。”

应邀和自发参与者二三十位，最后择定山西安多民、衡阳孤舟(蒋星星)、天津陈丽伟、南岳李静、北京朱立侠、长沙何漂，依然七位，逸兴遄飞，诗兴大发，激情如同浪潮澎湃。他们当中，朱立侠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汉语韵律诗学博士，陈丽伟被微友们嘉许“天津聂绀弩”，蒋星星是国学功底深厚的衡阳市博物馆馆长。何漂则是敦厚好学的湘中才子，生于1988年，与本次活动最长者洛夫先生刚好相差一个甲子，可谓三代人共襄盛举。南岳衡山女诗人李静那句“我共春风肩并肩”，自有一种巾幗不让须眉的豪情，琅琅上口，颇为众人称道。

事情至此进展得十分顺利，各界反响良好，微信点赞如云。蓦然想到四年前，我策划展出的“诗文风流·翰墨飘香——中国作家书画作品展”，云集327位海内外著名作家、诗人，经新华社、新浪网等主流、强势媒体推介后，书画作品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。相比于那次庞大的队伍来说，这个活动虽小却精，不但易于召集，而且方便操作。既然如此，何不邀请国中书法名家挥写，让新诗旧词与翰墨结缘成亲？这个想法得到参与者们的鼓掌，各方一拍即合，大事定矣！

“题咏春天堪志士，文风翰墨一炉香。”这是湖南书法名家、艺术批评家个三(李哲)的事后总结。参与挥毫泼墨的书法家计十四位，与前述诗人一样，都是名头响亮，名门正派，其中聂鑫森、安多民二位自书自作。聂公是当今诗文书画全才，书风刚劲有力，大率变真，作品广为海内外机构和私人度藏。安先生居名城平遥，不仅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而且是西泠印社社员，像他这种“鱼

与熊掌兼得”的身份，据说山西全省也才三人而已。衡山李铁青、柳州肖建平、烟台路新东、咸宁李国光、来阳曹晓彬、定西张文颖、南岳廖理邦等均是书协协会会员，他们的作品都已为世人所公认，具有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，这里勿需我再赘言。

曾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的秦卓夫先生，允推为湖南省领导干部书法写得最好的几位之一，作品多次参加全国、全省正规书法大展并获奖，2013年初在美庐美术馆举办的“长沙古韵”个展轰动三湘。广东两位著名作家、书法家微信观其书作后有高评，潮州黄国钦说：“其章草有自家得意趣，的确不同凡响。”佛山张况说：“其笔力雄健而见清雅风骨，结体自如而不失严谨法度。”欧名杰是隶书大家欧伯达先生哲嗣，行书如行云流水，秣纤间出，筋骨老健，风神洒落。石铿在全国公安队伍中以摄影名世，近年专习小楷，接连斩获省部级书展一等奖。“虎父无犬女。”李思静是李铁青先生的女公子，9岁随父习书，11岁即获衡阳市首届少儿书画大赛一等奖。她的作品有一股大气萧散而灵动脱俗的魅力，堪称衡岳湘水自古及今第一女书家。顺便说一句，李思静挥写李静的诗词，也是我无意之中捉对促成的。

四

对于这次民间文化活动的社会反响，专治古典诗词的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朱立侠说：“没有想到衡阳甘先生平常常常的一个善举，竟然让名家书法将我们的新诗旧词提升了一个档次，并有望成为今后文事创新的一个标本。”诗人张沐兴说：“这是春天里非常有意思的诗歌事件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，以春天的纽带将现代诗与古体诗，将诗歌与书法，将诗人与书法家牵于一纸，可以称为策划范式。”诗人解(杨戈平)则说：“甘建华兄策划的这个春天的诗书事件，既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一个优秀作家的号召力，也让人想起无数疏漏的影子。”对此，我寄望于各地的文朋诗友们都行动起来，汇聚各自不同的力量，谱写一支支春天的序曲。如此，文化的春天就会奔涌而至，和畅的惠风就会常驻我们每个人的心间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感谢老东家《衡阳日报》《衡阳晚报》，以最迅疾的速度在两报副刊头条，相继推出此次活动同题新诗旧词。同时，感谢中诗网和其他拟转载这些佳作的报刊，还有贡献这本册页封底版画《阳春三月》的张春秋先生。各位看到此帖和册页的师友们，亲自见证了春天奔涌而至时，天南海北才子才女们的诗兴与墨迹——你们有福了！



渗进岁月的东西

石泽丰

雨，从云朵缝隙里渗漏着，线条清晰地在我眼前滑落。不远处山冈上的青草和田地里凋零的油菜花，都显得有点落魄，没有多少精神。这些原原本本的东西与二十年前相比，还是那般模样，就像眼前的雨，依旧落在这一方水土，落进了我记忆。

在这条拓宽的似曾相识的小路上，我看到两旁树木成林，林间鸟儿清脆的叫声穿过雨幕，传进我的耳朵，这一切多么熟悉啊！我听得浮想联翩。这座青山翠谷如此坦然地展现，是为了我的到来？好在雨是雷雨，下一阵子就停了。我撑着伞独自一人走着，只为去看一个养育了我三十一年的人——我的父亲，他躺在那里已有好几个年头了，似在等着我的到来，又好像他安息着与我根本无关，他在那一方属于自己的地盘上，听着山间鸟兽的鸣叫，日日夜夜。

往事顺着回忆的管道渗了出来，一点一点，像心脏疼痛或者头痛一样，只聚拢一点，却又分明地扩散开去。也曾经在类似这样的雨天，我跟他身后打着光脚追赶着他，他在我前面挑着一担山芋藤，步履飞快，走在赶往荒麦岭的途中。“如果太阳出来了，山芋藤就很难插活，秋天就没有山芋。”他的这句话像蜜蜂发出的“嗡嗡”声，至今充塞着我的耳朵。那个雨天，在一把桐油伞下，他将山芋藤一节一节地剪断，母亲再把它们插进地里，抢在雨停之前。他用剪刀“咔嚓咔嚓”地剪着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他像是在剪一段纷乱的思绪。父亲无言，母亲也无语，但雨声清晰，雨按照自己的想法落下，慢慢渗入泥土。

起始与终了是需要时间的，如插好的山芋藤在时间的陪伴下，在地里肆意地生长，同时孕育着地下的山芋，直到秋天奉出硕大的果实。而另一些东西则在时间里漫漫四散，到最后剩下虚无和飘渺，让人孤独，使心灵饱受煎熬。

那时父亲是一个健壮的青年，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不但村里有了红白喜事的人家都来请帮忙，就连许多亲戚家盖房迎新都得喊上我父亲。远房的一个表叔患有重病，他家要盖房子，找到我父亲，父亲很爽快地答应了。那时盖房子用的是土方砖，一块有二十来斤重，父亲把它们一担一担地挑回，放在挖好的地基边。父亲这样透支自己的力气，在岁月的流逝中，同时把属于自己的某些东西不经意地渗在了别人的记忆中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表叔家的房屋依旧还在，它饱经沧桑，经历了风吹雨打，而我的父亲，渗进岁月的又是些什么呢？这使我想起大方砖制作的过程。秋后，稻田里的泥土必须经过数十天日晒风吹，父亲才牵着牛用石碾一遍遍滚压，直到泥土结实起来，然后用专门的划砖刀把泥划成一尺长、半尺宽的长方块，用锹把泥块翻起来，形成方砖，最后又是一遍一遍地翻晒……

我自从来工作就很少回去，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。经过时间的消磨，儿时那些曾经频繁地来往的或近或远的亲戚如今已经星散了，包括我的那个表叔。童年里走亲戚串门热闹的场景，早已被岁月所深埋，埋在记忆的深处。

现在，在这个开满野花的山丘上乱走，我看见一位妇女在唤着不远处田垄里一个疯跑的男孩的乳名，那样的欢乐还会属于我吗？二十年沧桑，这里，也许从此只能成为我的客栈了吧。